

# 略论科学的“不可说”

孙美堂

**摘要** 当代科学引起人们既兴致勃勃又忧心忡忡甚至是恐慌的“矛盾情结”,但这一“矛盾情结”所依据的前提却是未经反思的。本文通过科学作为话语系统的言说功能的反思,认为:理性科学不可能穷尽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全部奥秘,现实世界有理性科学“不可说”之处,科学技术走着与自然造化不同的道路。

**关键词** 科学 神秘领域 不可说

—

当代科学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引起人们对科学发展前景的“矛盾情结”:乐观与悲观交织、希望与困惑交融、神往与恐惧共生。原子能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开发新能源的广阔前景,又使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恐怖之中;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们对利用智能机、开发人类智慧充满希望,又使人产生“机器人统治人类”的强烈恐惧;“克隆”羊的问世更是挑起人们对“克隆”人既兴奋又害怕的“矛盾情结”。显然,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情结还会进一步加深。

对科学的这种“矛盾情结”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特殊现象。诚然,科学与人性的冲突由来已久;历史上,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也反对科学技术。但是,以往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给人造成象今天这样普遍而强烈的震惊、迷惘和恐慌;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也深深影响人,改变人的生存手段、内容和方式,但并没有让人觉得人作为一个人类有被科学技术吞噬的危险;人们难以接受科学技术对朴素纯真道德的解构和使人的能力衰退的事实,而不会担心科学技术把人变成不再是人的怪物。这说明,当代科学对人性的冲击与历史上的这种冲击有本质的不同。那这种差异究竟何在?

当代科学(以及技术)对人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对人的“是”、“在”(to be / Sein)的挑战;人们对科学的矛盾情结不是来自别的,而是对科学会把人

的类本质变成某种别的东西而忧虑。当代科学对人性的挑战,不只是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这一改变古已有之),而是对人的类本质、类价值的最深层的内涵提出了挑战,对人是其所是和不是其所不是的界限提出了挑战:核威胁对人作为一个类、一种地球上的高等生命能否继续存在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对人(凭借智慧和情感)作为万物之灵的独特“本性”和地位提出了挑战,遗传工程、器官移植则对人能否保持人之为人的生命体特征提出了挑战……就是说,当代科学冲击的是人最本质、最深层的内涵。

于是,当代科学几乎要摧毁人的全部神圣性、神秘感和自然本性,因而引发了人的本真存在和终极价值的危机:人最本真的规定性被科学(以及技术)搞得面目全非了,我们还能是什么?比如说,人的腿坏了换假肢,肾坏了换动物肾,心脏坏了换人工心脏;或者,克隆人的大脑,在人脑中装入电脑程序,如此下去,这个主体算什么?是人,还是“复合组件”?还有,我们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忍受将我们的自然之躯、我们的遗传基因随意组合、随意“批量生产”?一句话:人性和人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当科学不断突破原先认为纯天然和最人性的领域时,当人的本性、价值和生命存在一点点地被技术化时,我们自然会忧虑:人最后还能为自己保留什么?现代科学造成的这种冲击是巨大的,可能不会亚于生与死千万年来给人类带来的震撼。

收稿日期:2000-04-10

作者简介:孙美堂,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副教授。北京:100081

面对这一冲击,时兴的思路是圈定人性、人最基本的存在和价值,然后禁止科学和技术逾越。例如许多国家宣布不克隆人,或成立专门委员会以严格控制DNA重组技术,就是如此。当然,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法学、伦理学和哲学问题未厘清之前,这一思路是必要的。

不过,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未必!

第一,圈定人性、人最基本的存在和价值是可能的吗?事实上,人性、人最基本的存在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恰是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的。这不仅因为文化和价值在演化,甚至人的生命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变化。人们既然接受了自己是古猿后裔的事实,接受了避孕技术,接受了试管婴儿,那么,我们凭什么断言人类就永远不会接受“复合组件”或“克隆人”的事实呢?人的“基本”内涵并不“基本”,它正是改变得令我们发怵的那个变数。

第二,禁止现代科学对“人最基本的存在和价值”的逾越是可能的吗?人们的价值观是多元的,科学的探索冲动和由此引发的竞争冲动是不可低估的。当联合国在为限制、削减核武器而努力时,一些国家仍在进行核实验;当一些国家宣布不“克隆”人时,乌克兰等国就明确声称他们不限制“克隆人”技术。不理睬“文明人类”的任何禁令,敢于冒险的科学家肯定是有的。一旦别人发展了某项违禁科学,那些立禁令的人们也会打破自己的禁令。

如果现代科学对人性的挑战和逾越真的是日益加深且无法制止,那结局就真的会如悲观主义者所预言的:人本身将变得面目全非,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

但是,在检讨这些结论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之先,应该检讨得出这一结论的思路所依据的前提怎样。实际上,这些结论及其得出这些结论的思路依据这样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科学可以“说”一切原本“不可说”的东西,做一切原本由天然造化做的事,可以进入到人最本质和最深层的领域。总之,“科学:没有止境的事业”,没有科学进不去的领域,没有科学做不到的事,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做到、人类能否限制它使它暂时不做的问題。

这个前提正是我们该检讨的。

## 二

我们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我们检讨的对象是近现代(西语中实际是一个术语:modern)理性科

学。近现代理性科学发轫于西方,肇始于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成熟于牛顿力学。理性科学有两个基本精神:以经验事实为根据,以逻辑推理为求真手段。能实证(有事实根据)、符合逻辑(推理严密)、形成自我批判(证伪)的传统,以求真为第一要旨,这就是理性科学的伟大之所在,也是理性科学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我们要确定的另外一点是:理性科学有没有其“不可说”的东西?众所周知,理性科学的辉煌成就,使得人们把它视为“真理”、“进步”、“发达”、“文明”等概念的同义语;对科学的乐观精神使得人们把它看作是无所不能的,其中就包括超越和取代纯天然、纯人性的东西。但是,现代理性科学真的能做到这一切吗?科学技术真的能(象人们为之忧心忡忡的那样)进入到人最本质、最深层的内涵中去吗?真的能取代天然造化的神化妙法吗?

这使我想起了维特根斯坦。这位伟大的哲学奇才早就提醒人们,科学不是万能的,不要把科学当作上帝来崇拜。他批评说:人们今天跪倒在科学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就像过去跪倒在上帝面前一样。”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分为“可说”和“不可说”两大部分。在事实和逻辑世界之上,还有一层更根本的世界,即“神秘的”世界。他在致力科学语言之清晰的同时,又认为,科学和逻辑语言对事实和逻辑世界可以而且必须清楚地言说,而对神秘的世界则无法言说,因此科技语言应对它保持沉默:“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言说;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sup>[1]</sup>

现代理性科学是否也有其“不可说”之处?或者说,自然和人性中也有科学技术进不去的“神秘”领域,因而我们对当代科学的那份“矛盾情结”多少是我们自作多情?讨论科学的“不可说”,当然应该界定:“不可说”意思是什么?什么“不可说”?

“不可说”是指特定的文化表达形式无法表达存在的某些领域,科学的“不可说”当然是用理性科学的表达方式(实证、推理、借助技术物化等)无法表达的某些存在领域。现代哲学有所谓“语言学转向”,它把人类介入存在的各种文化形式归结为语言或话语形式,各种文化形式都用特定的话语在“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在界限之外,该语言就“不可说”。本文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使用该词。

至于什么“不可说”,这却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事。这主要是科学本身在发展,其未来和趋势是我

们无法预料的。即使再严肃再伟大的科学预测,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它也许仍是幼稚的。这似乎存在一个悖论:说科学的“不可说”是不可说的。这也是本文主要以议论而不是严格的实证的形式出现的原因。但是说“不可说”也是一种“说”,这是一种反证法:说科学一切都可说是不可能的。本文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把“不可说”的领域叫做“神秘”领域。这个领域是指纯天然的和造化的神妙之处,以及人最本质和最深层的内涵。

### 三

每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即由符号、结构、价值和范式支配的整体。理性科学就是这样:它诚然是最能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说”世界的话语形式,但它毕竟是人工的和技艺的,是人为了介入世界而创造的。

世界、存在本身是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我们的话语只是对这个整体的抽象。世界、存在本身的深邃、完整、丰富、生动、和谐、美妙以致神秘,是用抽象的话语形式无法完全包涵的。抽象免不了挂一漏万、支离破碎,形似神不似。结果,我们的话语成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多少变了形的影子。

理性科学的话语严谨、踏实、真切,因此它的言说能达到极其神妙与深邃之境。但是这一神妙、深邃与世界本身的神妙和深邃是无法比拟的。现代理性科学用它的语言建构了一个生动、完整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相比,仍是线形的、静止的、片面的、缺少生气的。世界不止是在科学的话语之中,更在科学的话语之外。哲学家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实际上语言的界限是世界观的界限,现实世界远在这个界限之外。

话语系统决定了一门学科的言说方式,因此每一门学科都有它特定的“说”法。现代理性科学就是这样:它以只有它才有的方式“说”。科学的“说”靠的是理性,是经验和逻辑。但是,理性、经验和逻辑并不是什么都可说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用理性的语言言说的。我们的古人早就意识到语言的局限,认识到“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为了把握本真的存在,就要“得意忘言”,甚至“绝圣弃智”。现在我们一般也承认:许多领域,我们要靠直觉、灵感、情感体验甚至是幻觉和迷狂方式才能把握。这些把握方式很难还原成理性科学的话语。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现在

的“言外之意”,明天可能成为“言内之意”,今天达不到的深邃、神妙,明天可能达到。是的,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的“言说”功能,因而言说的领域和层次也是向前推进的,我们不可能事先给理性科学能力划定界限。但是,科学发展的无限性和世界本身的无限性是层次完全不同的、不可比拟的。

现实世界高出理性科学所及的世界的地方,现实世界的、为理性科学所不可穷尽的完整、和谐、生动、美妙、深奥甚至神秘之处,也就是理性科学“不可说”的地方。

人作为世界最美好、最奇特的“花朵”,其深奥、神秘,当然是理性科学语言所不可穷尽的。

### 四

理性科学是一种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宗教、伦理、审美等其他言说方式,甚至不同于其他民族本土“科学”的言说方式。例如中国传统的“科学”就不是这么“说”的。从人类把握世界、介入世界的方式来说,理性科学不是唯一的手段和形式。除此之外,人类文明还有神话、宗教、哲学、艺术、美学、伦理等形式。这些文化形式的独特功能是理性科学所无法取代的,也就是说,它们所“说”的东西,是现代理性科学“不可说”的。那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审美感受,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心理默契,能用科学的方式把握吗?对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究竟目的的冥思,能用科学的话语去“说”吗?显然,除了科学的话语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形式的话语。

当然,发展科学(以及技术)仍然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科学技术欠发达的国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明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许多地方,我们需要宗教、艺术、道德等非科学的文明形式,需要直觉、灵感、顿悟、信仰等非理性的手段。那些用现代理性科学所无法解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中,可能隐含着世界更深层的秘密。毁灭了它们,也许就象早期愚蠢的西方殖民者毁灭许多“土著文化”一样,给人类文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把当代人类主要的文明发展手段当成唯一的、最高的,对其他手段则大加贬斥,这是否有点夜郎自大?

科学技术不是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它应该与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结合,相互激发,相得益彰,形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巨流;近代理性科技并不

是唯一合理的形式,旧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过其他形式的科学,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有些甚至是当代(抑或未来亦是)理性科学所达不到的和无法想象的(例如中医),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并发掘它们。事实上,当代科学发展,已经使一些科学家意识到理性科学手段的局限,而转向注意其他文明形式。有的科学家便发现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描述的世界观惊人相似,而后者与理性科学的传统相去甚远。这也证明,在某些方面,理性科学并没有资格夜郎自大,因为宗教、哲学等非理性文化早就以它们的方式“说”了。

## 五

综上所述,在自然的伟大的造化功能中,人性、人格和人的精神世界中,永远蕴含着理性科学达不到的奥秘。现代科学也许能不断突破人的“最本真”的禁区,但不管它推进到哪里,总会发现前面还有一片属于人特有的领地。就是说,理性科学永远也取代不了天然的和人性的内容。反过来说,后者始终有理性科学所穷尽不了的神妙之处。理性科学永远要面对一个它无法言说的“神秘”领域——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给这个领域划界。

这不是贬低科学,轻视理性科学的功能,或低估它的发展前景。我的意思是:科学有科学之威力,造化有造化之神妙,天然和人工走两条不同的道路。理性科学在很多方面远远高于人性的、造化的力量,正如它在别的方面不如人性的和造化的功能一样。科学只说它该说的、能说的,这一“说”,在某些方面也许亵渎了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也许挑战了人最本真的“是”、“在”,但那不是科学的本性和故意。一般情况下,科学实际所“说”的东西,与我们忧心忡忡甚至恐慌地想象的东西,会大相径庭。

其实,科学(以及技术)一开始就在许多方面高于人,但这并不说明它会统治者、取代人,把人变为非人。机器、车辆在速度、力量、稳定性等方面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四肢,这是科学技术的长处;但它们并不会取代人的体力、四肢,我们的血肉之躯的许多功能,是速度再快、力量再大的机器(车辆)也

无法取代的。这是天然和人性的独特之处。同理,计算机(电脑)存储和处理信息的量、速度、精确性等无疑远远超过人脑,但是,人脑并不因此就有被废黜甚至被智能机奴役的危险。造化、天然、人性的东西即使在很多方面很拙劣,但有科学技术无法作到的神妙之处。

人们之所以会对当代科学抱如此强烈的“矛盾情结”,笔者以为,除了当代科学对人性独特的冲击外,这种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的主观认识错误,是人用原有的认知系统和价值系统整合科学发展事实时造成的对科学本身的“误读”。易言之,对科学技术的“矛盾情结”多少出自人类“自我中心论”造成的主观错误。事实上,许多关于科学技术僭越纯天然、纯人性领域的预言,后来都表明是人们头脑一时发热所误断的。笔者从前读过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中国科学家撰写的科普文集,50年代出版,可惜现在找不到,无法引证),书中有一句话我印象至深:“到了21世纪,人类就再也不吃动物和植物的尸体了”,而吃人工合成的高营养物。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人们返回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天然的“绿色食品”其实是最好的。

科学有其“不可说”之处,人们却经常夸大它对这个“不可说”领域的言说功能,这大概就是皮亚杰所谓人类“自我中心”所致的“同化错失”。皮亚杰证明,人的认识发生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建构他们从外界获得的感性材料的。当人用原有的认知结构来整合、同化外部获得的感性材料时,原有的框架也就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系统来解释这些材料,这样就容易出现“同化错失”。人类认识的发展也包括不断依照客观事实来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

人们在解释科学发展的新的事实时,他们事先有一套认知和价值系统。用这套系统理解渐露头角的科学事实时,就容易用原有的框架来整合科学的局部信息,容易得出片面和极端的结论。科学发展的事实却与人们的预想不一致,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人们依据自己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价值观念,把科学技术的某一局部、片面普遍化、绝对化。这个局部、片面也许是大象的鼻子、腿或肚子,但科学发展的全貌并不就是管子、柱子和墙。

注释:

[1] 路·维特根什坦:《名理论(逻辑哲学论)》(张申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页。